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五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 註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尼蒙

寶

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太原閔仲叔者謝沈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

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
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
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
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也聞恁
名節約不入匈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
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
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
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
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取不至後月餘罷歸卒
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
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禄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
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去乎皆對
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
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

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
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詭違也迹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
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折顩醜狀駭人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顩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顩音同其母欲棄之

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顩頤蹙顩否則男左女右鬢音徒果反於是養之始在髫鬢而知廉讓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鬢男角女鬟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勵非法不

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
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
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
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
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
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贄及
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以
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
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
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
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
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涅揚波同其
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其乎身通也書曰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遣門生送敬
少一門字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
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
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
吏年三十為尉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奉檄迎

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賤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絶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太丘（一作閒）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閔曰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

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論語顏回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劉攽曰案袁

閎字奉高閎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閎當作閎也）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下見袁奉高車不得軌鑾不輟涅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閎字也爾雅曰測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渹之不濁不可量也（渹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寧寧生泰泰生曄（矣隤柔順貌）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可知也）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矣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稱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稱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韓宣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寇族著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陳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稺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桑中不扶自直也至

於稱者爰自江南單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如角之特立也）稱嘗爲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又瓊卒歸葬稱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稱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縣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墓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醼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芋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餘雖薄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菜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

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詣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願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所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恠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韜藏也）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

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
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
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橈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
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
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
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

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列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
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
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
女玉爲父報讎（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
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毋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

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爲物至精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爲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初不應聘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發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過司隸從事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

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又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音五孝反）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爲屋自

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礴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瑰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瑰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

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奕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菟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間吟典籍

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尚書紀爲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

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陵升也薖飢也薖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楊震傳第四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敞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赤泉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博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

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習歐陽尚書袁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字字君實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郡禮命數

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殖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

忠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鄉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鱣明矣

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鄉大夫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

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兖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

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

理以去穢爲務黑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爲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皐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詛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嬖倖充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毋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勤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左傳曰縉掌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識牝雞牡鳴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傾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由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

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鄰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人衛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留神萬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

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

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矦劉護再從兄讓襲護爵為矦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矦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矦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

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恕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爲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

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

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

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

楊震

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大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恣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

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
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
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發奸傾亂而不
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
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
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
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陵

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簀載柩還歸）
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隋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
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
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
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

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收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黠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蜀汝南郡次子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負揚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

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揚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閿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御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傅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冀府舍冀梁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
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
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

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與此文稍異也王
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自非郊廟之事則
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
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
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
誡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

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弈世受恩弈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

惟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正慮秉當窮竟
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
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
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欺由
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
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
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悉情蹤緒必可立得
而秉竟坐論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

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弃
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
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
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
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退食謂臧賄也從
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
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

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

楊秉

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

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幣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豐穢宜絶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酺與帝徵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南陽郡荊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大微積星名爲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大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舜在於官人尚書皐陶誡舜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賢俊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

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遥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牲柯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秦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

秦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官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諂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繽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孫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奉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倔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歜以扑挾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文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劉汝說知與詩同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昌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

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

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

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

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

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

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嘗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

重名者三公舉賜乃徵侍講于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

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逌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灾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

唯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后夫人雖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旱之災 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陽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 惟陛下思乾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宋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烝民不能自理 烝衆也 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牧養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周文日昃

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庶官俊乂在職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反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

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有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

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舊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殆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恩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

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壽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也國家

休明則鑒其德邪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蝃音帝蝀音董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戍也案春秋

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徵夫不爲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虨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昧旦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虨楚詞曰冠履兮雜厲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

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蜴蠑螈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也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終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慺慺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郤爲司徒帝欲造畢圭

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蒭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蒼龍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于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

宣一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

楊賜

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筭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

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中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皐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

楊賜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皐陶謨九德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彌

難乂寧雖受茅土未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爲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菑音側事反菑謂插也前後部鼓吹又

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斿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劒持棨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劒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劒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

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覽舊聞公車
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
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
推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推解見靈帝紀虔
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
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
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
樂少府大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

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
懼欲遷都以違其難壹避也乃大會公卿議
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
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
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虔曰移都改制
天下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殷庚殷王
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
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弁殷庚五也昔關中
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

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弃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林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兎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

前邦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涇險難也）太尉黃琬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意壯恐害虡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虡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

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録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嶇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

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悦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厠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以彪罪懼若甚衆。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

楊彪

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歎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綏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或作縰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傅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

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爲之改容

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惣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

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

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次以虔爲太尉先遣吏示旨虔辭曰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賛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禄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黄耆太尉虔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虔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虔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虚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所任之體矣遂

累業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喪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枉國言世為國枉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虔誠匪忒忒差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每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